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第十一回 發菩提心為眾生請命 運廣長舌願諸君靜聽

懷祖驀地一驚，急忙舉頭，認是建威，問道：「兄又有何事？」建威道：「別無甚事。尊夫人檄文想已草就，弟急欲一讀。」懷祖問其婦取稿，交在建威手中，隨行隨看，洋洋灑灑，寫滿了一張如意箋。首敘自己來歷，並回國的因由；中述例與約的分別；末敘開會的緣故。共分三大段，其大意道：妾不幸作女子身，尤幸不生于祖國，而呱呱墮地於新大陸極南之海角，以幼以長，以至於歸，肢體胸膈，未嘗一日有拘攣束縛之苦，固自以為豪矣。乃與彼中諸姊妹，對鏡而互觀，內於家庭，外於社會，權利義務，思想之發達，無毫末不逮男子，有時幾幾若過之。及知鳳凰之自有真，僅僅修飾羽毛、自誇文采者，終不離乎雞群也已。且慚且憤且奮思得藉手，以顯我同種諸姊妹之能力，卒之未獲如願。會禁約屆滿，海內外諸伯、諸叔、諸兄、諸弟，雲合霧集，風發潮湧，銳然鼓無前之勇，毅然舉自我作古，舉世未為之義，妾始佩之，繼感之，終乃飄然起曰：此我諸姊妹潛勢力發生之機也。自顧五尺軀，雖纖弱無似，然得執鞭馭，負牙旗，為前驅之走卒，非所敢憚。

月日橫渡太平洋，東經地中海，出蘇彝士河，北馳以抵上海。

上海者，全中國人材之所萃，而今者抵制之中心點也。十日來，飢問緒論，或改或廢，相持者，要不出約之外。夫外人之視我華工，奴隸蓄於先，牛馬魚肉待於後，日循日酷，又旁決以虐待我商，又橫溢以厄我學生，約為之乎，亦例為之耳。我諸伯、諸叔、諸兄、諸弟之明達，何遽見不及此？其始終言約不言例者，由乎中有所憚。何憚乎爾？則我諸姊、諸妹實有以致之。

嗟乎！我諸姊、諸妹有勢力而自放棄也，又以為諸伯、諸叔、諸兄、諸弟之累，盡義務而若未盡，爭權利而若未爭，將不免為地球萬萬種種色色之外族笑。

且不獨現在之地球而已，又將為未來地球為萬為億為兆為京為垓以至無量不可思議之外族笑。我姊妹苟一熟思之，必且蹙然不安，盡焉自傷，毋待妾之嘵嘵已。

而妾猶不敢自嘿者，則以我諸姊、諸妹蹙然不安，盡焉自傷之一心，即潛勢力之發生於無兆無朕之中，而我諸姊、諸妹，或有一二猶未自覺也。充足是勢也，充足是力也，無內無外，無堅無暇，無高無下，無一世十世百世千世乃至萬萬世之別。皆得彌綸鼓蕩於其間，若猶不知之，猶不遂利用之，則真至可傷心者也。月日午後三句鐘，借座雅仙劇場，敬迓諸姊妹各貢偉抱，以匡妾之不逮，而為海外諸父老兄弟姊妹謀所以解倒懸之厄，仰企毋任。劬秋張氏謹白。

建威閱畢大喜，便約懷祖到一家印刷所，加倍許了錢，提前發印，約定明早叁。又到雅仙戲園，同園主說明就理。

原來這座雅仙園，專唱崑腔。自從京調盛行，聽的人說是調高響逸，勝於靡曼之音，唱的人覺得發聲收口，色色隨人所便，比不得崑腔一手一足，都要應弦赴節，難易相去十倍。聽戲的不愛聽崑腔，唱戲的也不愛唱崑腔，從此雅頌之聲，真應了兩句老話，叫做「只應天上，難得人間」了。

那雅仙園主，偏是個李龜年，白髮婆娑，不能夠重描眉黛，學步時趨，一園一天賣不到二十個座兒，渾身一毛一孔，都填滿了債主的金錢，偏又尚俠任義，脫不了舊時風範，掀髯笑向兩人道：「我亦華人，一樣也有耳有目有鼻有腑，難道不該幫忙，要兩位說個借字？臨期竟請光降，茶水也由我承值。只是應該如何佈置，請兩位預先吩咐，這倒是個門外。」

建威、懷祖出其不意，相顧起敬道：「既如是，我們也不說客話，事後另圖補報罷。」前後看了地位，計議了一番，回棧告知。張氏驚訝道：「伶官中竟有此人，曾問姓名麼？」懷祖道：「也曾問來，陳姓，剝泉其名，是個梨園老輩。一切眾生，有聲聞就有根器，有根器就能成佛，古人真不我欺哩。」

本日無話。明日去取了檄文，張氏按照建威開的校名坐落，挨排去送，每到一處，必與主人教員縱談半晌，又看看學生的課程。張氏見這數年居然發達到這等地步，著實佩服。眾人見張氏和藹親人，談言慷慨，也著實敬禮。又知開會這日，尚只張氏一人，便有自任幹事的，有自任招待的，約定一句鐘先到園中會齊。

連忙三日，檄文方始派完，離會期只一日了。下午晡時，正自外歸，茶房遞過一張名刺，說這女人已來過兩次了。張氏看是一張巨紅紙，印著三個不大不小的字，紙色古樸，筆勢尤其蒼健，不知何等人物，又不知居停所在，只知道叫做蘇隱紅，悶悶地無從索解。恰巧懷祖同著建威也已回寓，張氏提起有這女人，今日一連來了兩次，不知為何事。建威道：「無因而至，不速而來，形跡已是可疑。只這名字，若斷若連，也是十分奇怪。」懷祖撫掌道：「吾知之矣！隱娘、紅線不是個女俠麼？這人胸襟諒也不凡。依古來道高魔廣，務自晦藏，他猶遊戲人間，呈露色相，正如佛門中辟支禪，還沒到上乘地步哩。」

正在互相議論，忽見一人，當頂挽個盤髻，橫插一枝玉釵，髻邊茉莉珠，中鑲一朵大紅月季花，耳垂一副翡翠三連，一身金銀羅的衫袴，腳上套了一雙蟹靴，服色離奇，偏又脂粉不施，天然嫵媚，婷婷裊裊的走來，深深的萬福道：「這位想是劬秋姊了。三次登門，始得近接玉容，一消饑渴，也算前生緣法。」

張氏急忙答禮道：「是隱紅姊麼？步虛聲裡，習習天風，俗抱塵襟，霎時盡掃。始知天人真相，自非俗粉庸脂所能模擬。敬具臯盧，前謝失迎之罪。」當下謙遜坐定。

隱紅不待動問，先自陳訴道：「家住黃山，客游滬濱，昨聞豪舉，深佩熱腸。不自揣量，俗以肺腑之言，箴膏肓之疾，不知姊姊尚能垂納麼？」張氏肅然正容道：「妹心長才短，不自知非，傾蓋之間，即承匡正，正自求之不得哩。」

隱紅道：「山有空穴，風所從生，海有歸墟，水所奔赴。今日主持改約者，果如空穴之招風，不免示人以隙。然而登高一呼，海內響應，數千年酣酣之夢，居然一醒，其所見雖差，其苦心可敬。其魔力尤可佩。姊姊必欲決症破結，一層時機已失，恐言易而行難，一層借人口實，因以疵議前議者之非，敗壞團體，自便私圖，姊姊一番普渡眾生的盛心，轉不免負罪社會。黃河浩瀚，猶自朝宗，不如且退一步罷。」張氏道：「心知其是，而故相抵抗，是調悞；心知其非，而盲相順從，是調媚。悞與媚，皆非姊所敢為。且自今以往，抵制之真結果，遙遙無期。此時而為廢例之預備，不為失時，懷私挾詐者，苟聞妹言，方將深惡痛絕，怎肯借為口實，又怎麼能敗壞團體？姊姊似乎過慮了。」

隱紅道：「目前諸人，忽而言退貨，忽而言不用之有害，條反條覆，正為個人的私計，與團體不能相容。無奈不曾搜到病根，倒覺進退狼狽。若然曉得改約之無濟於事，自然而要大聲疾呼，外不能救工人，內先自困生計，隨聲附和的，一經提醒，能無頹喪？人人都到意懶心灰的時節，抵制之局，立時可以解散。姊姊可不慎重麼？」

張氏道：「有為私謀破壞者，即有為公謀團結者，私情究勝不得公理。在妹愚見，尚屬無妨。」隱紅道：「是則然矣。姊姊亦知大禍之將至麼？主不用者，以為源不絕而流自清，主疏通者，以為利未暗而害先彰；各持一談，各不相讓，究竟都是空言。所可慮者，商人現定之貨，期遠而數多，壓於斷流絕潢之勢力，出則停擱成本，不出則經年存棧，外人豈無煩言？」

妹嘗私計，目前猶可相安，明歲交春，若輩非慫恿外人，出而以強力干預，即將輟業杜門，紛紛倒閉。外人干預，則主改約之諸君，必有受其害者，猶不過二三人；倒閉人事若見，影響之廣，將至不可思議，而其終皆足以解團體。姊姊與其言例，似乎別樹一幟，實則更添歧路，不如從這兩層，層層推助，求一兩全之策。但邇來人情，類乎諱疾而忌醫，掩耳而盜鈴，姊姊如彩芻言，亦不是倉卒間可以從事的。」張氏道：「姊姊所說為商人慮者，妹與同人也曾想來，也會議過疏通的辦法來，但總不外黏印花、給憑單，各有所利，也各有流弊。最難者，前定銷通，後定或致混充，不消幾時，大局例將瓦解。且有至要一層，必當先自分明。目前何為而議抵制，人人皆知是為排障礙，求便利。障礙如何而可排？便利如何而可得？是非廢例不可。例之不廢，就將約文修改完善，彼外人者，舍約而引例，我其將奈之何？故妹之意，第一當宣明抵制的宗旨，專為廢例而起。宗旨既定，再就現在情形，謀所

以維持商場，保全市面的方法。而如有於全局有害者，則只可以為多數人計公益，不當為少數人計私利。姊姊亦國民中之一人，既為此事出與社會周旋，家庭間亦嘗有所論辯否？」

隱紅笑道：「上天下地，獨往獨來，何處為我的家庭？」

張氏驚道：「姊姊並地室家麼？」隱紅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小妹為先人遺腹，六歲又遭母氏之喪，幸為鄰庵老尼收養，得至成人。向來於世事不聞不見。此番因佩姊姊的熱心，才來踵門求教。本意想勸姊姊無勞筆舌，無如姊姊立志既堅，小妹又不工辭說，此時倒覺無從進言了。」張氏道：「姊姊來申何事？」

老尼曾否回來？」隱紅道：「不妹行蹤無定，來去不常，也無一定的事。老尼卻尚在山中。」張氏正色道：「厭世主義，不合現時的趨勢。姊姊稚齡弱質，也不在厭世的時候。」隱紅不讓說下，早截住道：「小妹別有懷抱，不入世也不出世，姊姊倒不勞掛懷。時已上燈，後會有期，姊姊凡百自重。」張氏道：

「尚不曾問姊姊的寓處，妹真忘情了。」隱紅道：「不妹居址，姊姊即知之，亦無從過訪，明日如在此間，或者到會中奉候，也未可知。」說著已經離房。

其時懷祖避在建威房中，等張氏送客歸來，又相議道：「其人言論無異常人，其形蹤至為恍惚，真令人無從捉摸。」張氏道：「我視其人，雖饒有美姿，眉宇間時露英武慷慨之氣，或者便是隱娘、紅線一流人，也未可知。」談論一會，夜色漸深。飯畢就寢。

明早，建威邀懷祖先至雅仙，園主陳刊泉早遵兩人預囑，安排妥貼，伶人也都遣開，只留幾丁茶房在內承值。午後，張氏先到，未時，幹事員、招待員陸續都來。一到申初，前前後後，到了竟有五百餘人，一半是聞風自來。

鈴聲一響，先有幹事員宣明本會宗旨，是爭例不是爭約，所以即名為爭例會。宗旨宣後，來賓中登壇演說的共有八人。

末後張氏才翔步從容，走近桌邊，款款吐語道：

「諸俠姊姊妹妹呀！我輩女子不是國民之母麼？為個人之母者，勿論子之賢不肖，念其為骨肉所化分，只覺可愛，不覺可憎。為國民之母者，子之為上流、為中流、為下流，在他人雖有分別，在母之眼簾中，只見為子，不見有何階級。並且他人視之愈賤，感之愈甚者，母之於子，則憐之愈深，護之愈力。

例如道有餓夫，男子斜睨而過之，女子則必有多寡之助。足見人群的感情，女子自優於男子。而所以致此者，則由世界人類，都為我女子所生所產，故無聲無臭中，遂相感而不自覺。

「今日言抵制者，為外人虐待我僑氓而起，僑氓之受虐者要以工人為多、為最烈。能使工人出苦海而入樂土，則商人學生相沿而及之，禍不掃自除。僅僅言改約，即能如願，不過便商而止，便學生而止，工人要不得與。諸位姊姊妹妹啊！旅外之人，難道不是我女子所生所產麼？勿信外人，調願並改一二條，遂坦然不為我子若孫慮也。毋論現所續議，我工人去來出入，依舊不能自由，即使改至十分完善，不還有例在麼？我執約以相詰，彼引例經相繩，究竟管理之權，在人掌中，約之力斷不及例。諸位姊姊妹妹啊！到那時，我工人果不消說，依舊是為魚為肉，聽人烹割了。我商人，我學生，自今以前，未嘗得享約之利，自今以後，豈能免例之害麼？」

說到這裡，台下有人詰問道：「約何嘗有利？商人學生如何能享呢？」張氏道：「第一次《禁約》說，此是專指華人續往美國承工者，其餘別等華人，均不在限制之列。第二次《禁約》說，此約專為華工而設，不與官員、傳教、貿易、遊歷人等，現時享受來寓美國利益有所妨礙。照這兩條文義解釋，商人學生猶在商約中最優相待之列，如何至與工人同受不可思議之奇辱？豈非例所使然麼？諸位姊姊妹妹啊！拒約的潮流，洶湧及於全國，我輩忽然說要爭例，似乎勢力薄弱，不免為所淘汰。不知我輩女子，在家庭內婉婉轉轉，以告我父兄夫婿，在社會上懇懇切切，在告我伯叔兄弟。理論果真圓足了，便容易動人聽聞。小妹不量，奉勸我諸位姊姊妹妹，不要隨人附仰，以改約為圓滿功德。要知例而不廢，改約不過虛名。今日男子既不敢言，我女子為國民之母，當盡為母之責任，萬萬不可自暴自棄啊！」